

登泰山记

胡竹峰

初来泰山，春意生发，满目新绿，山脚刺槐格外青嫩，松柏却蔚然苍翠。桃树无拘无束，一朵朵在枝头肆意怒放，花瓣朝天，不管不顾，无法无天，却依然简洁安静。

山太大，映衬得水格外浅，沟沟壑壑盈盈一洼清流，不像四月天。或许因为泰山太老，临近谷雨自带三分白露的秋意，让我第一回体会到秀色苍茫。车蜿蜒而东又曲折向西，腾挪之间，只是一路向上向前。地势慢慢高了，迎面风凉，果然高处不胜寒。

南天门前人南来北往，来来往往，不知道这些人来此作甚。有人来此封禅，有人来此登高，有人来此为名，有人来此逐利，有人来此求子，有人来此安心……一时颇有些感慨：

上上下下，熙熙攘攘。

浮云遮望眼，作茧缚皮囊。

逐流弃己，为何而忙？

心怀蒙尘垢，眉目泛空茫。

朝朝暮暮逐高阁，

觅觅寻寻忘路航。

且向泰山睇月色，

灵台拂拭见神光。

我的血脉里是有渤海与泰山的，外祖母堂屋那幅对联好像刺在前胸后背：

皖水洋洋源归渤海，

泰山岌岌支发潜阳。

时间太久，久到不知多少年。

老船夫个头不高，六十来岁，晒晒成棕色，他手中的竹篙在石阶上一磕，竹排便缓缓离岸。起初，那竹篙插入水中会露出长长一截，后来就完全没入墨绿色河水。老人说，到了河心，五米多长的竹篙打不到底呢。我们和木排都被深深的墨绿包围，近岸浅水处，呈现出疏朗的藏青色——那是倒映在河水里的山峰和竹树。

风平浪静，河面如同一块温润的碧玉，蕴含丝丝絮状物，那是蓝天上稀薄而洁白的云朵。午后的阳光，让人温暖和精神起来。空旷河面，只有我们一支竹排。老船夫闲适地挥动竹篙，蜻蜓点水一般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又停下脚步，不再挥动竹篙，也不再走动。竹排安静平稳，停在河面。宁静的河面，在青山环拥中汪汪地绿着，呈现出一种深瀚的自然之美。岸边棚屋有人，沿河公路有车……然而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这个静谧午后，人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。

竹排沿南岸下行。老船夫手中竹篙，与河底卵石时有碰击。黝黑的竹排，离大小卵石堆垒的河滩是那样近。河滩上野生的茅草，仿佛一伸手就能够着。河道变窄，河水变浅，水流湍急。竹排失去平稳，开始摇晃。老船夫频繁移步换位，竹篙频繁点击河底卵石，排艄底部触碰河底卵石，嘎嘎作响。我突然紧张起来，竹排会不会在撞击声中突然解体？

竹排又开始顺水漂流，我一度纠结的心放下了。老船夫不是本地人，他老家在岳西大山里，来马潭三十年，家也安这儿了。老船夫早年在湖州打工，遇到一个漂亮女孩子，喜欢上了，女孩父母亲年纪大，就她一个女儿，他就跟着来到潜山，起初外出打工，女孩在家照

想象那些个先人，拖家带口，一路南行，逐水而居，村落日常。他们的行囊，或许有块泰山石，一定有块泰山石。

几回起心想带走一块泰山的石头。泰山石敢当，古人说泰山石祛风、防水、辟邪、止煞、消灾、可压一切不祥，所谓“师猛虎，石敢当，所不侵，龙未央”。

书架置一块泰山石，泰山就在我家了。到底着相，于是破执，一花一草一叶一木也没有带走。但我知道，从此泰山就刻在了心底，给我星辰可摘的气魄，给我惟天在上的庄严，给我置身霄汉的快意，给我仰观俯察的品藻，给我天地同攸的凌然。

恰好身上佩戴有一枚高古玉，后人称为三才环。三才者，天地人。掌中三才环温润如春日的地气，恍惚触到先祖行囊里泰山石的棱角。轻抚环身，这是秦汉旧制啊。凭此一物，走在泰山，分明感觉天地人就此共通，心思顿时陶然

顿时旷达顿时骀荡。

泰山的好，第一好在石刻，凹痕里积着前朝日色。岱顶大观峰的碑刻各有佳妙，“五岳独尊”更是众星捧月，我偏偏对古越卧龙山樵子张泰那一句“我对青松云作伴”情有独钟，难得闲适在焉。

泰者，大也，泰山虽大，丰隆不臃，巍峨自有清癯，偏偏骨相在焉，这是泰山的稟异。石头是山之骨，土地是山之肉，流水是山之筋。有山丰腴，肉相肥焉；有山嶙峋，脱略骨相。不如泰山如此骨肉相间。

身在此山，心在此山，第一念及的古人不是秦始皇，亦非汉武帝，而是班超。史书说他燕颌虎须，飞而食肉，有里侯相。斯评也能用来形容泰山，如此方才是祭天之地，如此方才是大灵之地。

上到峰顶，登高远望，极目之下，心里一眼见到黄河。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”，总疑心当年夫子是站在黄河边发此感叹的。

黄河浊浪未改河声，泰山浓绿

不脱骨相。

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，胡竹峰登泰山而小自家。实在，不登此山也知道自己的微弱与渺小。人生百年，好似白驹过隙；身高七尺，不过芥子尘粒。

人登高山，是登山，也并非登山。每每一级一级上到高处，四顾苍茫，天地尽收眼底，方知从前所见不过一隅。此境非俯视，非仰观，而是与云气相吞吐，和山色共沉浮。极目之下，不全是眼力所及，更是心胸所容。

暮色围上来，要下山了，又过南天门，晚风掠过耳际，竟与童年外祖母摇蒲扇的凉风殊途同归。遥遥看见石阶几丈远的山崖一株桃花，是白桃。四月黄昏天光下，初放的花蕾有些瘦弱，有些单薄，风吹过，枝头又多了几分瑟瑟，如古画在暮色中颤抖。我是那花，那花即我，有些瘦弱，有些单薄，却依旧每一朵向阳朝天。

同登泰山者，鲁人王川、王展。



竹排轰地一声，擦着岸侧一块横生的怪石，沉重地跌落到曲折的急流当中。

我以为竹排散了，紧紧抱着棚柱。河道弯曲跌宕，水面狭窄到只剩下三四米的宽度。老船夫小心支撑着，竹排前低后翘，曲里拐弯，腾挪蹿跃，艰难地闯过了险象环生的鲶鱼滩。蓦然回首，险滩右侧与北岸山体之间。就是五六十米宽主河道。老船夫竟避开宽阔平稳的主河道，选择南岸急流险滩，有意让我们体验惊险的漂流刺激呢。

过了鲶鱼滩，来到开阔的静水区。我好奇地问老人家，以前带游客走这条河道，出过事没。老人淡定地说：还真的出过，竹排挂在石头上，动弹不得。没办法，拉着几个乘客跳到河里去推，好在水头还不是特别大，不曾伤到人。我点点头，对老人说，下水过滩都这样难，过去进山的船夫，带货上行怎么走啊。老人告诉我：过去山里放排，带松桠到石碑，脱手从石碑带糖烟酒布料往回赶。途经吴塘堰，还要到痘姆小窑家，进些火炉、瓦罐、水缸……没得法子，静水处排上撑，活水处就得下河，前拉后推。水深流急，一人船上竹篙掌控方向，余下的哼着号子岸上背着绳子拉呀。

“像纤夫那样？”

“不是像，就是地道的纤夫。岳西老家那边也有大山，也有大河。十几岁，我就跟着父亲放排。”

终点到了，老船夫轻拢竹排靠岸。他笑着对我们说：啊，慢些下，以后带家人朋友过来玩。

我们说着谢谢，依依不舍地走下竹排，回到岸上。

老船夫手擎长篙，在岸边石阶上点了一下。竹排像一支离弦的箭，快速射向河心。

漂流记

李春鹏



清波 李海波 摄

顾二老。后来，两人结婚生下一双儿女，她更难离开河边这个家。那时河面没有桥，岸上只有崎岖山路，要到对岸去，全靠竹排摆渡。他索性不再外出，凭着自己水性好，接过一根毛竹竿，当起了渡口艄公。

“成天跟河水打交道，跟风浪打交道，没日没夜。有人喊过渡，就得起身接送。有时一排都是人，有时一排就一个人。收入少，还危险。没得法子，一个人天天守着，握着，这一握，就是三十多年，现在有了漂流，我就顺理成章做了撑排的船夫。”

“孩子呢？”

“大的念完硕士，在合肥留校当

老师；小女就在梅城，教初中。”

“真不错。”我由衷地为这家人感到高兴。

河水有了明显的流速，竹排被水带着从河心滑向右侧河岸。起初，水还挺深，水面呈现出宽阔的深绿。很快，河床再次下切，竹排被水流裹挟着，一头扎进一米多深、五六米宽的狭窄河道。

“要过鲶鱼滩了。坐稳，抓牢棚柱子，赶快把手机收起来。”

老人弓身站在竹排前端，将竹篙插进水里，艰难地把控着方向。小木凳随着竹排颤抖摇晃，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几个人甩出去。老船夫定海神针一样伫立排艄，拼尽全力用竹篙抵住右侧岸沿，突然，